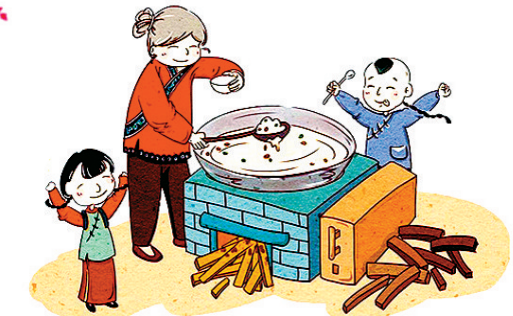


一碗腊八粥 暖暖是亲情



□朵朵

在寒冷冬季,没什么能抵挡一碗腊八粥的暖意。

腊八节到了,妈妈早就忙着采购各种做腊八粥的食材:黑米、糯米、黑豆、豇豆、红枣、花生、莲子、桂圆……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”腊八节前夜,70岁的妈妈像个孩子一样,认真地把食材数够八样,并戴上老花镜,在昏黄的灯光下,把粒大饱满的挑选出来,放进盆里,用水泡上,只待腊八早上熬煮。

让各种食材都心甘情愿交出自身香味,需要佐以爱心、耐心和时间。谁愿意长时间守在灶间,看小火舔着锅底,以一种持续的热情,为你细细熬煮一锅粥?一定是最爱你的那个人。腊八节,妈妈煮的其实不是粥,是爱,是浓浓的亲情。

从农村到城市,妈妈煮的腊八粥,我已经喝了40余年。

依稀记得,老家的泥墙灶屋,檐下挂着一道道冰凌。梳着两条黑亮大辫子的妈妈,在四壁熏黑的灶间,使劲地拉着风箱,不断往灶膛里续柴草,火光映红了她的脸。一口黑色的大铁锅里,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,粥的香味渐渐溢出来。

那时妈妈是多么年轻、笑容是多么美啊。她腰肢柔软纤细,眉眼弯弯,带着天然的喜庆。可是,日子比树叶都稠。爸爸在外地工作,妈妈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,还要照顾年迈的奶奶。她忙完家务忙农活,不停劳作,甚至曾经晕倒地收获的麦田里。她毫不怜惜地点燃了曾经鲜艳的青春,持久地散发出生命的热量,慢慢地为自己的孩子熬煮一锅生活的粥。被贫穷和苦涩浸泡的岁月,竟被她熬出了香甜的味道。至今,回忆起我童年的乡村生活,我还觉得是甜的、难忘的、浪漫的和诗意的。

你生活得毫不费力,

是因为有人为你竭尽全力。妈妈用汗水和泪水,逼迫脚下的土地,交出饱满的粮食,给我们充足的物质和精神的喂养,为我们的人生铺就了温情的底色。

30年前,我们家从农村老家搬来漯河生活,那时母亲已经一个年近四十的妇人,她的美丽留在老家的沟沟坎坎、田间地头,被风一吹,就不见了。无情的岁月粗砺了她的人生,她身材发福了,腰和水桶一样,常常纠结于家长里短、鸡毛蒜皮的小事。唯一不变的,依然是为儿女准备一日三餐的细心和耐心。几十年如一日,母亲都是在早晨5点钟起床做饭。尽管生活条件好转后,家里有了电饭锅、高压锅等现代炊具,可以在前一晚预约做好早上的粥,可是,母亲仍然习惯于早起,为我们小火慢煮一锅粥,佐以烙馍、油馍和青鲜时蔬,让我们上学、上班前能吃到一顿热腾腾的早餐。

30年过去了,我们喝着母亲煮的粥长大成人、结婚成家,我女儿也每天喝母亲煮的粥长大,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。

这个腊八节前,母亲度过了她70岁的生日。妈妈老了,头发花白,脸上布满皱纹。30年,母亲依然没有融入这个城市,老家的方言,会时不时从她嘴里冒出来,惹来大家的嘲笑;她的行为举止、她的节俭习惯,还带着抹不去的乡村味道。她甚至还利用小区的边角土地开了一片菜园,种着青绿的菜蔬。在我们的城市,我妈固执地为儿女坚守着最后的田园,把渐渐无力的爱,种植成簇新的模样。

腊八这天,我也5点起床,和妈妈一起煮腊八粥,聊着旧时岁月,仿佛剖开了往事的横切面,一团热气,带着熟悉的暖,还有在岁月里发酵的复杂味道,逸入空气里。

不管在哪里生活,乡村或者城市,艰辛也好富足也罢,一碗腊八粥里,爱的味道一成不变。



为父母做腊八粥

□郑曾洋

腊八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,民谚里有“腊七腊八,冻死寒鸦;腊八腊九,冻死小狗”的说法。腊八这天几乎家家都喝腊八粥。家乡的腊八粥,一般以大米为主,配以玉米、大豆、豌豆、豇豆等,有时会加入南瓜、红薯。

天刚蒙蒙亮,就听见厨房传来“呼哒呼哒”的风箱声,粥的香味从门缝里钻进来。把脑袋从被窝里探出来,满屋子热气腾腾。再翻个身,眯上一会儿。母亲做完饭会扫地,扫完屋里扫院子,扫完院子,才会大声喊:“都起来,吃饭啦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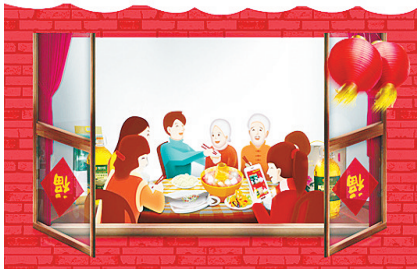
起床后,摆放桌凳,端菜盛饭。香喷喷的腊八粥盛到碗里,前两碗总是先端给爷爷奶奶。母亲没什么文化,但在日常小事方面,却是我弟弟的榜样。

喝腊八粥前,母亲会给我和弟弟讲关于腊八节的故事:从前有个人好吃懒做,把家业吃得一干二净。到了腊八这天,天寒地冻,饿坏的他勉强找到一小把玉米、豆子,赶快去熬粥。粥还没熬好,人就饿死了。后人就在腊八这天熬粥,警示人们要勤俭节约。

母亲三言两语,就将勤俭节约的思想烙在我和弟弟的心里。母亲熬的腊八粥醇香可口,等我“呼噜呼噜”喝完一碗,母亲便拿过碗去,进了厨房,边走边说:“再喝一碗,喝了身上暖和,好去上学。”直到吃得肚子溜圆,我才擦擦嘴巴,幸福地背上书包。

而今想吃八宝粥很容易,超市有散装的,且有多种口味,可以买回家自己煮。如果嫌麻烦,还有罐装的,直接就可以吃。但无论哪一种,都没有母亲做的味道香醇,因为那里有母爱的味道!

如今,母亲老了,又身患重病,生活不能自理。我因为工作的缘故,只能周末回家看望她和父亲。这个腊八节,我从超市买来八宝粥食材,有大米、小米、玉米、黑豆、红豆、绿豆、豇豆,还有南瓜、红薯,要回家亲手给父母熬腊八粥,让二老品尝到儿子的温暖。



吃饭的树

□陈爱莲

“腊八祭灶,年关来到。”“过年”这部历史悠久、丰富多彩的人间大戏往往从腊八拉开序幕。腊八这天,不管日子贫富,家家户户都要吃顿米粥。不仅人要吃,如果家里有枣树、梨树、柿树之类的,主人一定会把米粥抹到这些树上一些。

我家院子里有棵枣树,每年腊八节家里做小米粥(那年代没有大米吃),父亲总是端着碗走到枣树跟前,用筷子戳一点米粥抹到树杈上。每次看到父亲这样做,我都很好奇。父亲边抹米粥边念叨:“枣树啊枣树,今年吃了我的饭,来年结得成嘟噜。”枣树还能吃米粥吗?我第二天跑去看,米粥好像还在树杈上。但慢慢地,一粒米也找不到了。那时我虽然小,也觉得树是不会吃米粥的,吃掉米粥的,我怀疑是麻雀。

关于为什么在腊八节这天喝腊八粥,我的家乡有这样的传说:从前有一对夫妻,跟着父母一起生活。他们好吃懒做,父母常常劝诫他们,但他们依靠父母惯了,什么都不想做。后来父母去世,夫妻俩依旧懒惰成性,渐渐坐

吃山空,父母留下的土地房产被变卖干净,夫妻俩吃了上顿没下顿。这年的腊月初八,天气非常寒冷,家里一粒粮食也没有了,夫妻俩饿得头晕眼花,他们在猪圈里找到一些秕谷和谷子壳,熬了两小碗稀粥,勉强糊弄一下肚子。夜里下起了大雪,夫妻俩冻死在猪圈里。后来人们在腊八这天吃米粥,是为了提醒告诫后人:勤劳才能富足,懒惰无法存活。

这则关于腊八的故事告诫一代一代年轻人:勤奋才能安身立命。不仅人,树也是如此啊。我家那棵年年吃米粥的枣树,是棵菱子枣,果实很甜,但结得少,稀稀拉拉,几乎没有成嘟噜的时候。终于有一年,父亲生气了,说:“你吃了这么多年饭,还是不勤奋结果,要你有啥用?”他砍掉了枣树,种下一棵石榴树。没几年,石榴树就叶繁叶茂,榴花如火,硕果累累,成了庭院里的“功臣”。

如今,我虽然离开家乡,但每年都能吃到母亲特意为我留的石榴,只是我很少回老家过腊八节了。父亲依旧会把米粥抹在石榴树上吧?



大奶奶的腊八

□陈猛猛

小时候,每到腊八,慈祥又勤劳的大奶奶,都会提前将过腊八要用的各类杂粮用水泡好。第二天一大早,大奶奶烧着柴火,加入冰糖,细细将食材在锅里熬煮两三个小时。等腊八粥熬好了,一股清香就弥漫了整个村子。

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,能喝一碗大奶奶熬制的腊八粥是件美事。就是现在回忆起来,也是幸福满满。大奶奶的腊八粥可真好喝,里面有好多种类的豆子,还有荞麦、芝麻、核桃仁、龙眼等稀罕物。难以想象,大奶奶积攒了多长时间,才攒够买这些食材的钱。一年就一个腊八,大奶奶丝毫不将就,用心准备,让家族的孩子有滋有味地过一个甜蜜的腊八。大奶奶的腊八粥,温暖了我的童年。

现在我离开老家在城

市工作,平时很少回家。大奶奶也老了,患了老年痴呆,几乎认不出家里人。伯父很孝顺,为了照顾大奶奶,很少外出打工,留在农村老家,一心一意照顾着大奶奶。每次回到老家,看到伯父一勺一勺地往大奶奶嘴里喂粥的情形,我都会想起小时候大奶奶一边给我们晚辈盛腊八粥,一边乐呵呵地看着我们大口喝粥的情形。那个场面,是多么温馨、多么难忘呀!

又到腊八,伯父在电话里说,他在家忙活着给大奶奶熬腊八粥,有空我可以回去喝一碗。听着听着,电话这头的我禁不住潸然泪下。又想起儿时,大奶奶熬好腊八粥,笑眯眯地大声在院子里喊着我们的乳名,让我们赶快来喝粥。

大奶奶的腊八粥,满满全是爱!